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春夜(外一首)

李斌

披着细雨
灯光沾满了寒冷
在想着楼群是否可以愤慨
黑夜的幻影喧嚣而上

在听到草间弥生的秘密之后
水分十足的眸子
暗淡无光

浅色的水泥路
弥漫着彻夜难眠的记忆

依旧回归旷野
湿漉漉的文字无限靠近
惊醒一树月季

春语

星夜兼程
存在于枝头的心事
沾满了烟火味

返回已是
黄昏独自愁

乘着简陋的鸟鸣声飞
看见许多
关于春天的轶事

顺着落叶的方向
只能找到
无法接受自己

悬在神情恍惚的半空
我只是跟随浮云

穿透岁月
路过的地方
已经是芳草萋萋
(李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与父亲对饮

袁进田

一桌子土菜肆意铺开
窗外雨声喧哗
父亲说,别管这些
我们喝酒
父亲不会“犟段子”
没有心照不宣的套路
没有要谈的私事
更没有要放倒谁的小心思
他喝的酒
都无比纯粹

他越喝思路越清晰
他越喝神情越自若
他皱纹舒展
他嘴角上扬
他说快喝到了七成
我想再帮他倒满
他却说
酒已喝得刚刚好
人生,就要恰到好处
(袁进田,任职于邵阳日报社)

乡土视野

且悦春来

李云娥

午后的阳光缓缓涌来,铺满窗口,轻抚慢抚,丝绸一样柔柔地包裹着这个刚从冬季里走来的孩子。

是的,春天已抬头可见,悄无声息来到身旁。“一庭春色含生意,几树梅花应早春。”最早唤醒春天的,是那凌寒怒放的梅花。几瓣伶仃的花朵,不动声色地呼应着初春的喜悦。勤劳的燕子,在纷纷扬扬的细雨中飞舞。密密麻麻的雨丝剪不断、理还乱。一副雨帘挂在天地间,行人的伞,撞断它,又飞快地愈合。田野里的油菜花渲染一片金黄,大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势。那种朴素的黄,那种豪气的黄,那种亲切的黄,年复一年,诉不完对春天的感恩,为乏味的生活添加一抹醇香。苜蓿花在风中摇头晃脑地吟唱,引来无数嗡嗡飞舞的蜜蜂。它们热烈地亲吻着,交谈着,天黑了,也没有谁喊它们回家。

树木发芽,开满一树葱茏的相思意。许许多多绿绿的小眼睛睁开了,迷茫地打量着这个美丽的世界。油茶树上,长出了肥嫩的茶泡。哦,茶树也长出了耳朵,它们在侧耳倾听,听风吟,听雨笑,听花开,陶醉

在春天中。爱热闹的鸟儿,这个叽叽,那个喳喳,一下子飞到这棵树上站一会,一下子又飞到那棵树上唱几句,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唱多久就唱多久,自由自在的。有的树上站了几十只鸟儿,它们在叽里呱啦地争论,争论怎样瓜分春天的万紫千红呢。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你看,春草萌动,冬雪早为春的妖娆埋下伏笔。那些潜伏在地下的小草早已按捺不住,悄悄刺破大地,用力地呼吸新鲜空气,大口大口地吮吸雨水,还顽皮地搔痒了孩子的面颊。那些鲜嫩的野菜粘住了人们的目光,开发了人们的味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荠菜花儿小小的、白白的,一簇一簇。它们就在这早春的原野上左一棵、右一群,野蛮生长、肆意开放,送给人们舌尖上一缕清香,心尖上一丝温柔。

剪春光无限,放山水入梦。春天是热闹的。像一首催人奋进的命运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写满了喜悦,写满了希望,写满了奋斗。
(李云娥,湖南省诗词学会会员)

浆衣

陆曼玲

小时候最怕穿外婆用米汤浆洗过的衣裳。

其实那时已有肥皂,外婆却不舍得用,照样用草木灰浸洗衣服,只在油垢污渍处用肥皂点对点地搓洗,末了用清水漂净后晾至半干,然后用一碗米汤倒入脸盆掺入清水,将半干的衣服放在盆中浸透,再拿出来晾干。那用米汤浆过的衣服硬硬的,挺挺的,犹如外婆用碎布打的做鞋底的“布壳”。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簇簇作响,也不贴身,还硌肉,好像穿了一层薄薄的盔甲。我多次抗议,外婆却说浆过的衣服经穿,好洗,又平整挺拔。“一件抵得两件穿呢。”外婆说。为了让我信服,外婆的衣服浆得比我更硬,“我是浆头遍的,米汤早就浸进我的衣服里了,你的都是二遍三遍的,不过是稍微有点硬罢了”。

“可是你是粗皮糙肉啊,当然不怕硬,我可是细皮嫩肉的,穿这样的衣服皮都刮红

了。”我自小就伶牙俐齿。

外婆叹口气说:“这浆洗可是自古就有的,缝补浆洗是女人的看家本领呢,你说谁家的衣服不洗不浆啊!你一个女孩子,喜欢吵喜欢闹,又不会避身,胸前油迹一个一个,衣袖上墨水印一坨一坨,手掌上、腿上写满了字。唉,要是人可以浆,我真要把你的身子也浆一浆,免得走出去丢脸啰!”这话确实不假,我虽则是女孩子,却自小淘气,上树采桑,下沟捡螺,踢田跳绳躲猫猫,身上总是灰扑扑的。又特别喜欢乱写乱画,经常手上抄一首五绝,腿上抄一首七绝,无事便念念,倒还背会了不少诗词,我喜欢用这讨爸爸妈妈夸奖呢!

“豌豆公主你知道吗?”我盯着外婆问,“在床榻上放一粒豌豆,上面压二十床垫子二十床鸭绒被,她还能感觉出来,这就是真正的公主。你那米汤就

是浆过二十件衣服再浆我的,我也能感觉得出来。”

“那你也是公主啰?”外婆笑笑说,“公主可是讲卫生的啊!你只要一个星期衣不沾油,裙不沾墨,脸上不像小花猫,手上腿上不写字,我就不浆你的衣服啰!”

“此话当真?”我一跃而起。

“皇帝的圣旨!”外婆笑眯眯地说。

大凡外婆说“皇帝的圣旨”便是不可更改之事,我下决心一定要做到外婆提出的要求。那一个星期,我小心翼翼,处处留心,吃饭时我用手帕搭在胸前,写字时我将袖子卷得高高,钢笔吸墨水时我只吸半管,唯恐吸满甩出来,也不再在手上、腿上打草稿、抄唐诗。我并不要成为公主,只是不愿穿那簇簇作响的硬如牛皮的衣服。

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到

了,眼看就大功告成。那天晚餐,外婆做了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我像往常一样拿起筷子就去夹滴着油的肉块,忽然想到与外婆的约定,赶紧缩回手来,将手帕搭在胸前,又意味深长地看看外婆,外婆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想在关键时刻让我掉链子,没门!”我暗自思忖,更加谨小慎微。一餐饭下来,衣服上没沾一点油,嘴角边没留一粒饭,桌子上没洒一滴汤。再看看全身,干净整洁,清清爽爽,我不由得一阵兴奋,想着大功告成,禁不住又蹦又跳。没想到一脚踩着了小花猫,小花猫嚎叫着撞到了外婆,外婆打翻了手上的蓝花碗,蓝花碗里的红烧肉汤汁全部泼到了我的衣服上。

突如其来变故让我前功尽弃,我欲哭无泪。外婆却笑了:“天不容跳蚤长大啊,运气还是差了一点点。不过这个星期已让我看到了你的进步,女孩子就是要干干净净精精致致的。衣服不浆就不浆吧,谁叫我家的妹子是细皮嫩肉又讲卫生的公主呢!”

从那以后,我的衣服就再也没有浆洗过了。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太阳鸟

刘玉松 摄

樟树垅茶座

父亲的逻辑

邓朝霞

“妹子,快来!你爸爸又喝酒了,喊也喊不停,还骂人……”接到母亲的一通电话,我心头一阵发紧,头上乌云密布。“这老头是不要命了吗?”我把手中的茶杯一放,心急火燎地冲到几里之外的娘家。“爸爸!”“欸,你来了!”只见俩老头一人坐桌子一头。父亲面前摆着一个空空的杯子,杯子里残留的液体在我眼里闪闪滚动。

我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爸,你又喝酒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你怎么能这样?”一连串的发问冒着火星。“你莫急,我只喝了一点一点,不碍事的。你看,我没糊涂,今年我又评了奖,来看看这是我的奖状。”“你别转移话题,你不能喝酒!您是文化人,我问你喝酒伤什么?”“伤肝。”“您的肝在2015年动了大手术,你没有忘吧?”“没忘,现在我觉得身体很好,而且,今年我喝了酒之后,便秘也好了……”这俩老头说这话时眉飞色舞,一副天下只有他最有理的样子。我气得牙齿直痒痒:“这是什么逻辑?”“酒是好东西。你别叫了,准是你妈打电话向你告状的。你妈呀,我发现她老了,老糊涂了。”

我抓狂,我已经被这俩老头气糊涂了、绕晕了。2015年的手术发现他的肝

部有巨大的肿块,险些要了他的命,为了不让他有思想负担,我一直没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压得我出不了气的秘密。这老头一直以为没什么大事,快活自在得很,在戒了两年酒后终于迫不及待地喝上了。先是啤酒再是米酒,先是几小口再是一小杯,再这样下去就快到开怀畅饮的地步了。可医嘱上明明写着禁酒!“医生说了你不能喝酒,喝酒会要了你的命的!”“我不信医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70岁了,死了没关系,死了你也不要操这份心了。我死了还给你留点钱,嘿嘿!”我彻底崩溃,我后悔来了,我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来了……

一直想写父亲,提起笔来却颤抖不已。父亲对于我来说是北极,常年透着寒冷。从我记事以来,就特别怕父亲。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那年,三岁丧父,上有两个姐姐。小时候觉得父亲的名字很怪异——吉根,用土话念起来特别土,好像在喊关在奶奶碗柜下鸡笼里的鸡一样。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许是父亲对我和哥哥特别严厉。父亲骂人的样子令人害怕。幼时的我贪玩,读小学时,每天放学都要和同学一起跳绳。回来后,父亲伸出长长的食指指着我,眼如铜锣,目光如炬,恶

狠狠地说:“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再不按时回家,你试试看。”每每这个时候,我心惊肉跳,全身冰凉,背后叫他“阎王”。可过几天,又忘了他的责骂,照样玩耍,我就在父亲的骂声中长大。

年轻时的父亲嗜酒如命。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一年有360天在外面喝酒。记得有一次父亲喝醉了回来,在洗手间摔了一跤,把那只盛水的塑料桶坐烂了。想起那只塑料桶,望着如今满头银发的老父亲,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怕这老头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我冲出家门,冬天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几片枯叶在我眼前飘落,刚才没忍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犹记得父亲责骂我时竖着的长长的手指,犹记得他摇摇晃晃回家的样子,犹记得他深夜在书桌前画建筑图时的身影……也记得他刚从手术室出来时的苍白的脸色,也记得他腹部那长长的伤口……

我的心情不可描述。人谓“孝顺”,要顺从才谓之孝。我给父亲设置的种种不准、不能、不可以,合适吗?对于父亲来说,生活中如果没有酒,那么生亦何欢?他是一定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有酒的一天,抵得上没酒的三年。要不然,他活不出滋味。我理解父亲的逻辑,可是我多么害怕我松开要求的一刹那,就给了病魔可乘之机。父女间今生今世的缘分,我想要它长一点再长一点。

(邓朝霞,任职于隆回县桃花坪中学)